

清華「非著名」校長的 實幹人生

——《周詒春圖傳》評介

胡一峰

北京的清華大學不但是著名學府，也是當下遊客的打卡「網紅」之地。偌大的清華園中最具「可看性」的，大概是早期「四大建築」——圖書館、體育館、科學館和大禮堂，尤其是在陽光明媚的天氣，茵茵綠草襯托下的大禮堂，秀美而端莊，中西合璧，令人流連忘返；大禮堂奠基石刻有「周詒春立」。不過，大部分在這裏留影的人，恐不知道「周詒春」這個名字。周詒春是清華的校長，相較於梅貽琦、蔣南翔等清華校長，周詒春是前輩，但他的「名氣」卻小多了。然而，正是在這位「非著名」校長任期內，「四大建築」開始興建，而他對於清華乃至現代中國的貢獻，又遠不止於「四大建築」。新近出版的《周詒春圖傳》以翔實的資料，為我們揭開了周校長勤勉的一生。



▲周詒春

半生杏壇半生官場

通觀全書，我想，或許可用「半生杏壇，半生官場」這八個字概括周詒春的一生。一八八三年，周詒春出生於湖北漢口。一九一二年，他被任命為清華學堂教務長。從此，他的一生與這所學校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。一九一八年，周詒春離開了清華，但他此後長期在文教界活動，擔任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、秘書、副董事長，協和醫學院董事會董事長，燕京大學代理校長，貴陽清華中學董事長等。一九三五年，他又轉入政界。一九五八年去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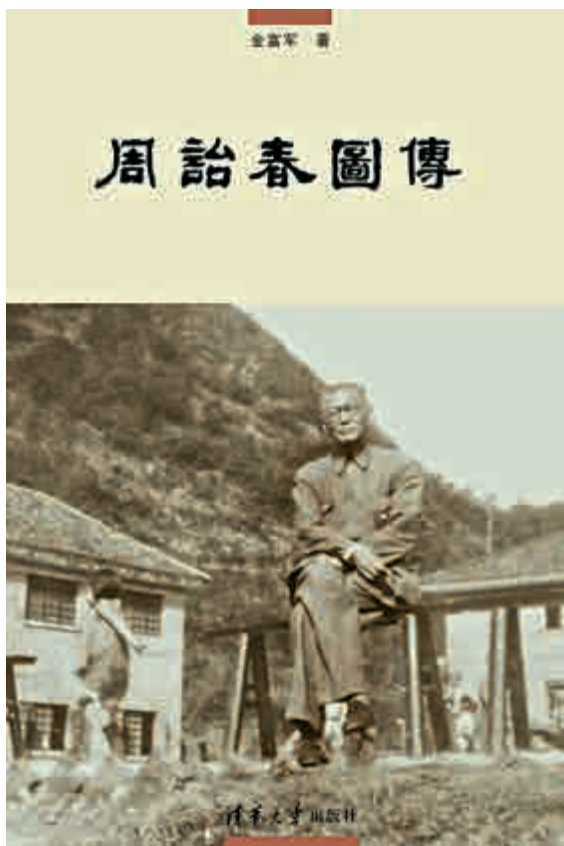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作者金富軍精研清華校史，撰述本書時以圖文史料說話，刪之筆之，繁簡得當，不拘泥於穿戴帽式的流俗文風，在概述傳主人生大事的基礎上，把最主要的筆墨花在了作為教育家的周詒春身上，以全書大半篇幅講述其任職清華以及傾心文教的往事。這樣的處理突出了周詒春最重要的歷史功績，讓人明瞭了他之所以得以留在歷史上的最主要原因。本書披露珍貴圖片頗多，雖名為「圖傳」，實則是一本完成度頗高的教育家傳記。

算起來，周詒春在清華任職時間並不長，總共只有四年又五個月，卻創造了多個校史乃至教育史上的「最」或「第一」：周詒春正式就任清華學校校長時，不滿三十歲，是迄今為止最年輕的校長。一九一五年，《清華月刊》創刊，十一月改為《清華學報》，這是中國創辦最早、使用中英文兩種版本出版，且以英文版為主的高校學報，在西方最新科技學術捨棄日本轉手而直接從歐美傳入中國方面，開創了學報界先河。刊名為周詒春所題，而這也是「學報」二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高校期刊刊名之中。周詒春主政清華期間，不遺餘力提倡體育，支持休梅克博士在清華建立了現代體育訓練體系，使清華成為中國最早設立正規西式體育的學校。他又是最早將西方職業輔導引入中國的人，如書中所言，「他推動在清華建立了完善、系統的職業輔導教育體系，幫助學生科學、合理地認識自己和確定學習方向，對清華學生日後成長起了重要作用」。

凡此種種，充分驗證了金富軍在書中的判斷：周詒春對於清華是抱有一種「使命感」的，而且做好了長期為清華服務的準備。書中援引周詒春的兒子周華康的回憶：「一九一四年，我出生在清華園。父親周詒春當時是清華學校的校長，為把這個留美預備學校改辦成大學，他制定了『五步發展計劃』，可謂躊躇滿志；他還在清華園附近買了一塊地，準備年老退休之後，就近欣賞清華的發展，足見用情之深。我名字中的『華』字，就是清華的華，是爸爸的心路給我留下的痕跡。」

清華精神的塑造者

哲學家羅素訪問清華後曾讚嘆道：「清華大



▲金富軍著《周詒春圖傳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九年



▲清華大學二校門為一座青磚白柱三拱「牌坊」式建築，門額上刻有那桐題寫的「清華園」大字

學位於西山之麓，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築……一進校門就可以發現中國慣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現在眼前，比如清潔、守時和高效。我在清華的時間不長，對它的教學無從評價。但所見到的任何一件東西，都讓我感到完美。」這無疑是一種清華精神、清華氣派，而這是一代又一代清華人共同塑造的，周詒春是其中關鍵的一位。《周詒春圖傳》這本書始終貫穿着一條線索，即勾勒周詒春與清華精神的互文性。

說起「清華精神」，很多人會認同一個「實



▲清華大禮堂始建於一九一七年，是清華大學早期四大建築（大禮堂、圖書館、科學館、體育館）之一

」字，不自我吹噓、靠實力說話是清華人的精神特質。周詒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，對於清華精神的養成極為重要。本書對此作了詳盡的闡發。周詒春重視學生品行的鍛造，他強調對學生要「注意訓育良美氣質，養成純正之品行」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。為此，他鼓勵學生組織豐富多彩的社團，編輯出版各類報紙雜誌，訓練學生辦事能力，培養集體精神和合作意識。

他特別強調「實幹」。他說：「今日中國所急需者，非高談闊論之思想家，乃身體力行之實驗家也。」他還對學生說，「你們做事，總要實事求是，腳踏實地，要從小做大，從低升到高。若是腳沒有着實而攀得高高的，那一跌下來，就要跌死的。」這一觀念深深地浸潤到學生心中。一九二一年，《清華周刊》上有一篇文章說：「像我們這般頹唐的國家，要想振作，非得有一群人老實肯作事。所以無論什麼地方，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腸極力的作事。不管怎樣作法都是好的。換句話，不管怎樣，實地的工作最有價值。在學校裏，養成不肯放過光陰，時刻準備作事的習慣最要緊。」

周詒春又以嚴格管理作為人格教育之手段。他常常對學生說，「我不要你們怕我，我要你們怕法律。」他主持校務期間，訂立了許多制度規章，小到學生請假回家、不准飲酒吸煙，每周至少洗澡一次，每兩星期必寫一家信，均有制可循。周詒春抓制度落實可謂「抓鐵有痕」。畢業於清華的化學家楊石先回憶，周詒春「常常深入到學生中間，或把一些學生叫到他的辦公室，除了檢查學業外，還要問問他們口中有無異味，問問是否經常洗澡，每天通不通大便，參加不參加體育活動。」

在教育和造就人才方面，周詒春更值得稱道的是對學生悉心的職業指導。當年，即將留學深造的畢業生都會接到周校長的一張調查表，「請你詳細填列：個人興趣、個性、目前學會些什麼、將來打算怎麼樣等等。」他還常和畢業班同學開會，或者單獨召見學生，進行詳細交談，為學生選擇專業、職業提供「一對一」的精準輔導。這種指導不止於學業，還包括留美後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和禮儀。據陳鶴琴回憶，一九一四年出國前，周詒春和學生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住了一個星期，「周校長差不多多了一個月的吃飯課，我們竟變成了『吃飯學生』，周校長倒變成『吃飯先生』了。」從坐姿到麵包和湯的吃法、刀叉的使用等，周詒春都事無巨細地加以教導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如果認為周詒春所作的這一切，只是純粹出於留學生活「技術」或學生將來找飯碗的考慮，那就未免把周校長看小了。金富軍在書中特意指出，「周詒春對學生的留學指導，特別注重學生愛國精神的培養。」一九一四年十二月，周詒春在對學生演講中提出：「清華同學均愛國兒，以救國為前提。」他教育學生，「擇業不當貪貨利、驚虛名，亦不可拘於時世之言論，及父兄親友之成見，當（一）天性之所近，（二）國家之急需，及（三）能造福於人類為權衡。」有的學生回憶，「在到芝加哥之前夜在火車上開座談會，周校長希望此次同來美國之全體學生，學成後回國服務，並期望每人能創辦一項新事業。」讀書至此，深感真愛國者，必從小處細處實處入手。

出山更比在山清

丁文江在一九三五年寫過一首詩：「紅黃樹草爭秋色，碧綠琉璃照晚晴。為語麻姑橋下水，出山更比在山清」，道出了當年許多知識分子的人生態度、旨趣情懷和現實選擇。周詒春也是其中之一。一九三五年底，周詒春入閣擔任政府實

業部次長。兩年後，他結束任職，前往貴州擔任省政府委員。雖然在實業部的時間不長，但把清華的作風帶了過去。他親自守着官員上班簽到，如果誰遲到了，就把鬧鐘指給他看；他戴着白手套和事務科長一起檢查內務，一如他在清華當校長時對待學生嚴父般的樣子。

周詒春小處不隨便的嚴謹細緻作風，是本書重點着力處之一，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。在閱讀時，筆者忽然想到：改造國民性，培養新一代中國人，大概是近代知識界的共同夢想。而改造之道又或分兩途，一為思想規訓，如魯迅從思想入手，以觀念變革洗刷人之靈魂；一為行為訓練，也就是像周詒春這樣，從人的日常行為和細節入手，力圖養成國民的現代處事習慣。二者孰是孰非、孰優孰劣，或許很難下一判斷，但是，它們共同對歷史發生着各自的作用。以往治史者，對前者關注較多，研究後者則相對不足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《周詒春圖傳》塑造的周詒春形象，直觀地給我們認識近代歷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向，也增強了這本傳記的學術意義，使其從一人一校之史，而具有了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意蘊。

一般而言，傳記兼有史學與文學之特點。《周詒春圖傳》在寫法上更偏向於史家的態度，作者很少出面說話，而是以史料的鋪陳取捨來表明態度，這可說是本書一大特色。舉例而言，一九一八年周詒春辭職一案，到底幕後原因如何，一直存在着爭議。金富軍在書中沒有迴避這個問題，但在現有史料條件下，也沒斷然就下結論，而是總結介紹了三種主要觀點。

一為派系傾軋說，認為外交部有人想搶奪校長之缺而排擠了周，《清華大學校史稿》即持此說。二為身體衰弱病說，這也是周詒春在師生惜別大會上自己陳述的原因。三為私人恩怨說，認為由於周詒春嚴格管理，得罪了學生中的官二代，受到權貴打壓。介紹三種觀點後，金富軍又揭出彼時外交總長換人，親美的顏惠慶被親日的陸徵祥所取代，陸簽署的批准周辭職之批示中，對周無勸慰之詞，且絕口不提周遭人誣告之史實。接下來，他又以「餘音猶存」一節，詳述一九三〇年清華校務動盪時期，學生大會呈請當局重定校長時，又將周詒春列為備選，以及周一生熱心清華同學會等事。綜合來看，作為周詒春傳記的作者，金富軍雖未直接下斷語，但行文之間觀點和態度實已含蓄而充分地得到了表達。

當然，不論清華，還是周詒春，都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。本書也留下了一些值得繼續開掘之處。比如，通觀周詒春之一生，顏惠慶、吳鼎昌二人對他影響極大，隱隱可見學界政界人脈走向，對此，書中雖多次提及，但或限於史料不足，或礙於體例之限，似還未深入展開探究，只是伸出了一個線頭。中國人向來最重門生故舊、同學老鄉。沿着這個線頭爬梳史料，料有一番豁然開朗的新天地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，香港《大公報》曾對周詒春作過專門報道：「周詒春是前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兩校的校長。他……在工作上講科學方法的管理和着重效率。在過去幾十年的工作中，都以他堅強的體魄，精密的頭腦，身體力行。只是苦幹，不尚多言……」誠哉斯言，這確實是周詒春的真实寫照，也正是《周詒春圖傳》為我們刻畫的這個「實幹家」周詒春。



掃描 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